

琢。而一般人則必需透過致曲的方法途徑，才能挺立道德主體，感通潤澤六方四合。中庸云：

其次致曲，曲能有誠，誠則形，形則著，著則明，明則動，動則變，變則化，唯天下至誠為能化。（第二十三章）

誠體廣大悉備，周化流行，渾然與天地同體。但是，誠體的與物無對，彰顯心外無物的物自身之目的王國世界。一則淪喪了有執現象世界的客觀開發索析，二則罔視了氣質先天的清濁之別及個體特殊性的殊勝之處。因此，致曲的工夫，便成了道德主體的重要實踐成德之路，現象有執世界科學、民主制度的建立。

## 六、一心開二門

因此，牟宗三一再提倡一心開二門之說，真如門、生滅門，以突破道德界及現象界隔閡之礙。他認為良知可以自我坎陷曲通，讓認知心開出智之獨立系統，建立民主格局，開展科學的宏規，完成儒家第三期的現代化使命，凸顯中庸致曲的精擅之諦。但內聖涵攝外王的泛道德、政治性格所致的流弊。牟氏思忖以道德理性作用表現轉為觀解理性架構表現，在架構中見出政治的獨立意義，自成一獨立境域，而暫時脫離道德，<sup>33</sup>以曲通並令科學生根發展。

曲是不完全之意。致曲，即是就當下的所有之一部份而推致之。至誠者兼備一切德，故無偏。而大賢以下，則或偏於仁，或偏於智，或偏於勇，而不能體現全德。即以中國傳統論心，也有「以仁識心」

<sup>33</sup> 牟宗三，《政道與治道》，台北，台灣學生書局，民國八十年，頁五九。

及「以智識心」兩大系統，<sup>34</sup>從超越層次中(transcendental order)及自然層次中(natural order)來區分。對於識心，我們依循辯解的、邏輯的、或經驗的進路，都有妥當。至於仁心，則需透過道德實踐的進路。<sup>35</sup>所以，中國儒學的進路，道德實踐是主流，但識心呈顯的荀子、朱子的道問學性格，亦有其精諦的內藏。中庸的致曲之說，當可配合時代環境闡發新的義理。

當代另一大儒徐復觀先生，則採取迥異於唐、牟的途徑—以仁攝智。他認為仁心與識心的認知活動，可先擺放在平行地位，是人性兩面功能，而不發生上下隸屬的關係。徐氏言：仁性與知性，只是人性之兩面，只須此一覺，即可相得益彰。<sup>36</sup>

德性涵攝論，瀰天蓋地，擠壓了識心與習心伸展的空間。以超越的德性，來護持多元的社會文化活動，自有其提撕滋潤之功；但如果全面性的籠罩而成爲專制獨裁，則又窒息了識心的成長，素爲反儒家人士所批判的焦點所在。吾師林安梧亦言：德性的主智論，在這個原則指導下重人格更甚於重事物，重道德更甚於重知識，故一直無法從性情的主觀範疇跨出去建立一個知性的客觀範疇。於是這些理想便只能由人的主觀去把握，而缺乏一客觀的護持。因此，它便可能從德性的主智論的主體性一變而爲超越性，再由超越性一變而爲權威性，終墮入歷史無明之中。<sup>37</sup>中庸的致曲，打開了儒學心性的封閉之局，使

<sup>34</sup> 牟宗三，《名學與荀子》，台北，台灣學生書局，民國六十八年，頁二二五。

<sup>35</sup> 謝仲明，《儒學與現代世界》，台北，台灣學生書局，民國七十五年，頁四一。

<sup>36</sup> 徐復觀，《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與新生》，《民主評論》，第三卷第十期，一九五三年四月。

<sup>37</sup> 林安梧，《道的錯置—中國政治思想的根本困結》，台北，台灣學生書局，民國

之迎向多元活潑的生活世界。

在致曲勉行時，本心之誠便會呈現，故曰曲則有誠。鄭玄注：曲、猶小小之事也。個體面對紛紜複雜的事物，不染而染，染而不染，會有聖潔與染淨的神人交侵。個體同個體一樣在發展的過程，都會雜染著私欲。唐君毅言：人有團體組織，乃由個人之同欲達其私之目的，因私欲需他人互助方能達成，遂在團體中的各個分子形成一公共目的。組織團體要能永續存在與經營，必本於相互信任、分工合作，為共同目的而努力。<sup>38</sup> 單獨的團體組織，便轉化為道德理性所涵攝，人與人互為良知主體的交光網路。團體存在基礎，轉為人內在理性的活動，<sup>39</sup> 謂之曲能有誠。

人本具仁心誠體，互相感通涵攝，並從中顯出人格的平等智慧。但是人要面臨特殊情境中的人物，他如何來感，吾即有如何之應，感應渾成爲一體，吾之應之差別，當隨來感者之差別而差別。此以不同等之應，對差別之感，正見吾人之能不滯於一特定之應之方式，而心恆能自超越涵蓋於應之之方式，以過而不留，乃常能以新新之應，付新新之感也。<sup>40</sup> 此即是中國儒家道德思想中之差別慧與平等慧之根源。

由致曲勉行，個體之私或才質精華之處，可能由社會的實存場域，達致誠心仁體；或乃由本心已具之誠體顯用實踐，仁智雙彰，曲成萬物而不遺。此爲致曲在心性生命中的精微奧義。

中庸合上下之道，天道性命相貫，立人極以達天德流行之境，透

九十二年，頁三二四。

<sup>38</sup> 唐君毅，《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》，頁二〇七。

<sup>39</sup> 同前註，頁一九二。

<sup>40</sup> 唐君毅，《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》，頁二一〇。

顯了儒家思想本根是在天與天命的宗教源頭，確定儒家在生命存在十大層面中的終極關懷層面及終極真實層面，<sup>41</sup>開展出中庸誠的宗教面向。下學而上達，經由盡性和致曲的方法，屹立人極道德主體意識，去貫通天人之道。誠在上下貫通，天人會一流行之境，繼續昭顯發用後，而且由內而外，達到內聖外王的境界。這我們會在下一章論述。

---

<sup>41</sup> 傅偉勳，《學問的生命與生命的學問》，頁二六一。傅氏分身體活動、心理活動、政治社會、歷史社會、知性探索、美感經驗、人倫道德、實體主體、終極關懷、終極真實等層面。